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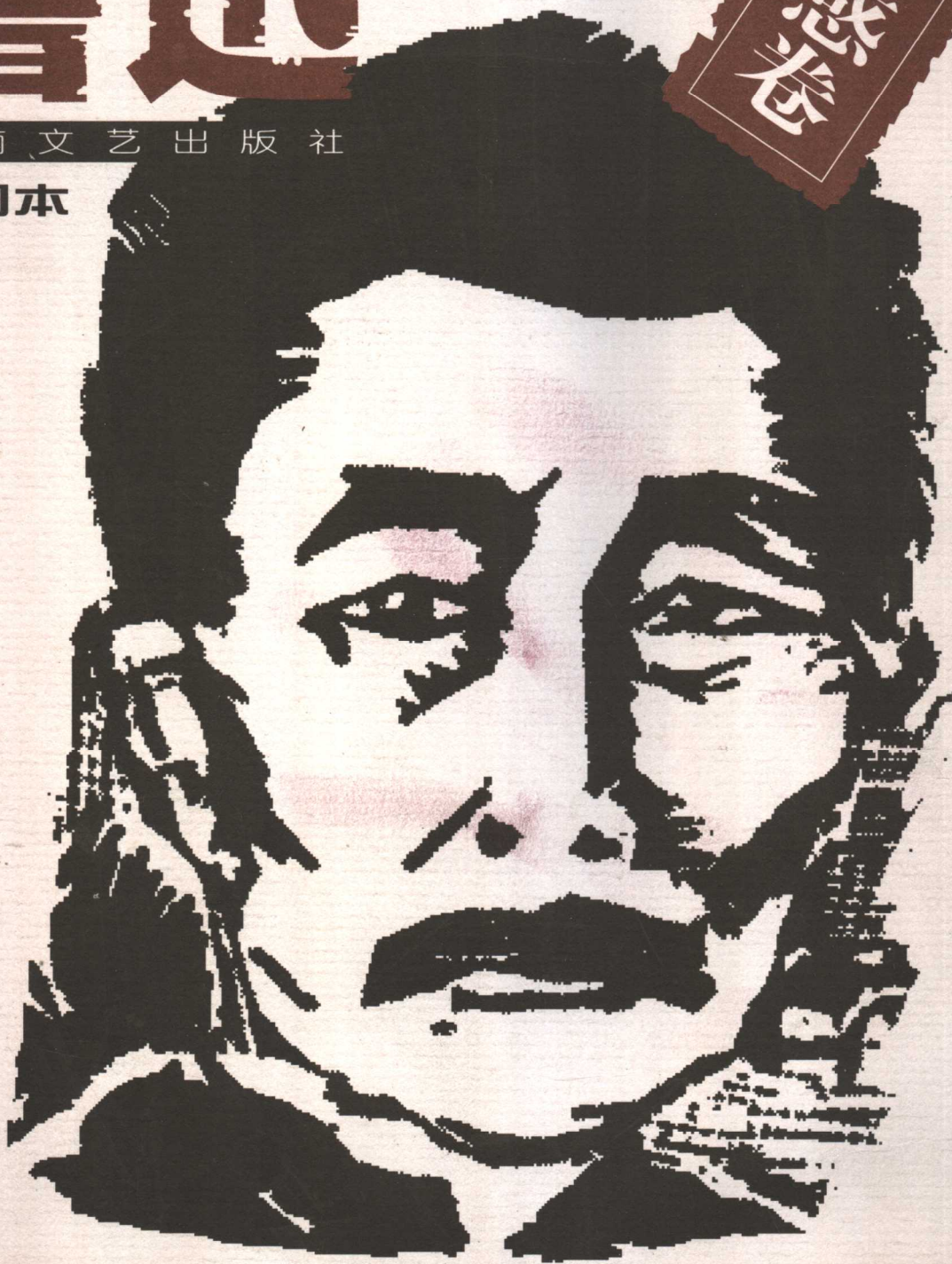
林贤治评注

鲁迅选集

杂感卷

湖南文艺出版社

插图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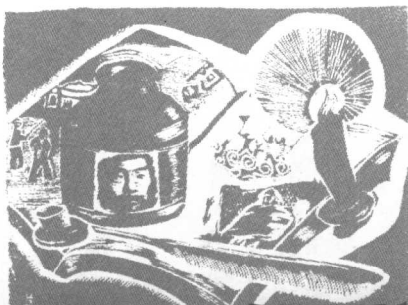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822866

1210.2

1.8247



林贤治评注

鲁迅选集

杂感卷

● 插图本

湖南文艺出版社



6822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选集·杂感卷：插图评注本/鲁迅著；林贤治评
注．—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4.5
ISBN 7-5404-3316-7

I. 鲁... II. ①鲁...②林... III. ①鲁迅著作-选
集②鲁迅杂文-选集 IV. I21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45668 号

封面木刻《鲁迅像》作者：曹 白
像页雕塑《鲁迅》作者：潘 鹤
封底木刻《静物》作者：赖少其

鲁迅选集

杂感卷

评 注：林贤治
插 图：裘 沙 王伟君
责任编辑：曾昭来
书装设计：郭天民
责任校对：李 平 李 明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大道2号 邮编：410014)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南)印刷

*

200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980 1/16 印张：26.25
字数：412,000

ISBN 7-5404-3316-7

I·2086 定价：32.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鲁迅选集

杂感

目录

杂感

3

随感录 三十五

8

三十八

10

四十一

14

四十六

17

四十八

19

五十四

21

五十六 “来了”

24

五十九 “圣武”

26

六十五 暴君的臣民

29

青年必读书

31

战士和苍蝇

33

夏三虫

35

忽然想到（一、三、四）

37

忽然想到（五、六）

41

忽然想到 (七)	45
杂感	47
北京通信	49
导师	52
长城	54
可恶罪	55
小杂感	57
火	61
夜颂	63
别一个窃火者	65
拿破仑与隋那	67
半夏小集	69
即小见大	73
答 KS 君	74
我还能“带住”	77

无花的蔷薇之二	81
“死地”	85
空谈	88
黄花节的杂感	91
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	94
答有恒先生	98
扣丝杂感	104
文学和出汗	111
文艺与革命	113
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	121
“好政府主义”	123
知难行难	125
“光明所到……”	128
言论自由的界限	131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	133
论“赴难”和“逃难”	136

	
听说梦	140
“蜜蜂”与“蜜”	144
偶成	146
推背图	149
《杀错了人》异议	151
文章与题目	154
从盛宣怀说到有理的压迫	157
华德焚书异同论	160
小品文的危机	163
文摊秘诀十条	166
“中国文坛的悲观”	168
“京派”与“海派”	171
北人与南人	174
论秦理斋夫人事	176
趋时和复古	178
论“人言可畏”	181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184
写于深夜里	186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99
看镜有感	203
春末闲谈	207
灯下漫笔	212
杂忆	220
论睁了眼看	228
通讯	232
十四年的“读经”	238
这个与那个	242
学界的三魂	250
一点比喻	255
谈皇帝	258
太平歌诀	260

流氓的变迁	262
习惯与改革	265
谈金圣叹	267
经验	270
谚语	272
沙	275
世故三昧	277
谣言世家	280
捣鬼心传	283
电的利弊	286
从讽刺到幽默	288
现代史	290
二丑艺术	292
帮闲法发隐	294
由聋而哑	296
同意和解释	298

吃教	300
禁用和自造	303
看变戏法	305
重三感旧	307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310
女人未必多说谎	317
漫骂	319
过年	321
拿来主义	323
倒提	326
算账	330
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332
略论梅兰芳及其他(上)	335
骂杀与捧杀	337
读书忌	339
隔膜	341

买《小学大全》记	345
运命	351
病后杂谈	353
病后杂谈之余	365
隐士	377
再论“文人相轻”	380
从帮忙到扯淡	382
名人和名言	384
陀思妥夫斯基的事	388
“题未定”草(六、七、八、九)	390



鲁迅选集

杂 感

杂感

杂文的写作，对中国现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鲁迅来说，可以说是一个身份性标志。

在新文学运动初期，鲁迅同时进行小说、新诗和随感录等多方面的写作，但是很快地就告别了新诗，随后也告别了小说，惟是集中地写他的杂文。斗争的紧迫，心情的芜杂，已经不容他耽留在记忆和寂寞里了，因此，放弃创作而抓住一种便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的杂文样式，对于一个启蒙战士来说，实在是最自然不过的事。然而，反对他的人据此讥评他为“杂感家”，喜欢他的人也无不以他的中断创作为憾。无论在哪一面，都一样忽略乃至抹杀了鲁迅杂文的真实价值。

的确，杂文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正如鲁迅指出的，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体。所谓“汉来杂文，名号多品”，文论家刘勰便把十六种文体划归杂文范畴，并且把它们都看作是“文章之支派”，“暇豫之末造”。在鲁迅那里，杂文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用法。广义相当于“杂著”，鲁迅说他编书时，“只按作成的年月，不管文体，各种都夹在一处，于是就成了‘杂’”。狭义是文体的用法，准确一点说，是应当叫作“杂感”或“短评”的。鲁迅说：“短短的批评，纵意而谈，就是所谓‘杂感’。”这里包括了三个要素：一是批评性，二是轻便性，三是随意性。作为一种文体，杂文因鲁迅的实验性的运用而变得更纯熟、更完整、更丰富，既富含思想又饶具艺术的意味，从而带上范式的意义。

中国现代杂文史是同鲁迅的名字连在一起的。许许多多用于批评的、驳难的、讽刺的文字，常常被称为“鲁迅风”。事实上，鲁迅的杂文是无法仿制的，它明显地带有个人天才创造的特征。

不问而知，鲁迅杂文的首要特点是它的批判性、思想主动性、直接性。他对杂文的要求是“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这种对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的敏感，来自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批判立场；而这一根本立场不可能属于单一组织或团体的，而是人类的、社会的、民间的，但又是全然立足于个人的。惟其是个人的批判立场，才能始终保持一种独立性，并藉此与强权者相对抗。瞿秋白说鲁迅的杂感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但是必须看到，鲁迅的战斗是个人性的，他的杂文不仅仅表现为观念和理论上的斗争，而且有着灵魂的搏战，因此获得一种自觉的“荒凉和粗糙”，那为他所不惧惮也不想遮盖的“风沙中的瘢痕”。

其次是互文性。鲁迅杂文的材料来源十分丰富，从神话传说，文史知识，社会新闻，个人琐事，直至身体语言，由“面子”、头发、胡须、牙齿而腰臀、膝盖、小脚，简直无所不包。我们说鲁迅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作家，却并非是那类罗列知识的博学家；所以这些知识材料，在他那里都因战斗的调遣而作着十分机敏的处理。文本性、副文本性、超文本性，材料的交互作用，在鲁迅杂文中蔚为奇观，形成一个庞大而幻变的互动系统。我们注意到，鲁迅视“正史”为伪史而常常使用野史、笔记的材料；还应当看到，他充分利用了现代传媒相对发达的条件，即利用新闻和杂闻的材料进行写作。尤其杂闻，那种无法分类、不合规则、没有条理、荒诞离奇竟或平淡无奇的事件，是鲁迅所重视的。当他一旦从某个边缘地带和反常状态中发现了它们，便迅即发掘那里的触及人类深层状态的隐匿的潜力，揭示控制人类生存的公开或神秘的法则，总之力求突出其否定的本质。同野史、笔记的“反历史”（Contrehistoire）的使用一样，鲁迅对于新闻和杂闻的使用，将驳杂的材料在秩序的颠覆与重建中交织到一起，目的则在于反现实。

瞿秋白说鲁迅杂文是“文艺性的论文”，所谓“文艺性”，最大的特

点就是形象化概括。对于中国和中国人的评述，鲁迅常常使用两个手法：一是形象化，一是类型化。譬如说中国社会是“铁屋子”，漆黑的“大染缸”，说中国文明是“人肉的筵宴”，说权力者的精神毒害为细腰蜂式的“毒螫”，武力讨伐为“血的游戏”，专制统治的原则是“动物主义”；又称“吃英雄饭”的老英雄为“吃教”，称创造社的革命文学家有“创造脸”，是“才子加流氓”，他们对革命和文学的态度是“脚踏两只船”；称周扬等“拉大旗作为虎皮”，“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杂文中的许多概括性的说明，都运用了比喻，由此及彼，以使意义豁显；但也惯常地把本质性的特征直接抽取出来，划分类型或制造典型，单刀直入，十分精警。对于中国历史，他只须拿两句话来概括，便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循环。这样的例子很不少。鲁迅说“砭锢弊常取类型”，又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形象的全体”。其中有一种特殊的类型化手段，就是瞿秋白发现的，他在“私人论战”中使重要的论敌的名字变做了代表性符号，如章士钊、陈西滢、“四条汉子”等等，都有着特定的文化内涵。所谓“知人论世”，鲁迅的杂文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的概括力，显然同他对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环境的深入认识有关，尤其在中国人的精神方面。所以，他可以很自信地说：“中国的大众的灵魂，现在是反映在我的杂文里了。”

偏激性，也是鲁迅杂文的一大特点。他自白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所以很多着偏激的声音。”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中，还特意提出“偏激”与“中庸主义”相对论列。著名的例子是《青年必读书》的答卷：“我以为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典型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此，同“痛打落水狗”一类结论一样，招来不少谤议。其实，偏颇不仅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方法，因为我们所面临的世界，并非处于公平和公正的初始状态，因此他必须向弱势者，反叛者或改革者倾斜。当群众因愚庸或卑怯而固守弱者的地位，甚至漠视乃至反对为他们的利益而牺牲的人时，是特别为他所嫉恨

的。他在《即小见大》中说：“凡有牺牲在祭坛前沥血之后，所留给大家的，实在只有‘散胙’这一件事了。”像《战士和苍蝇》、《别一个窃火者》、《拿破仑与隋那》等前后许多文字，都表达了这样一种战士的孤愤。

鲁迅杂文中备受注目的特点，恐怕莫如讽刺了。论战的文字自不必说，就算文化随笔，也不同于蒙田，论说人生也不同于培根，他缺少西哲的那份从容澹定，那份形而上，在自由言说中仍然迫不及待，随处闪耀讽刺的机锋。鲁迅的讽刺不乏直接的攻击，可以寸铁杀人，但是也有许多讽刺在隐蔽处闪现，尤其当他身处严密的书报审查制度之下，如他所说，“一到觉得有些危急之际，也还是故意隐约其词”。这类讽刺，在鲁迅那里常用于三种情况：一是好用反语，私人论战中应用尤广，或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或者反话正说，正话反说，完全的“推背图”式。二是隐喻，这是“钻网”的最好的法子。三是与此相关的影射。小说中的形象如《奔月》的逢蒙、《理水》的文化山上的众学者，都能让读者很容易联想到他们的原型；杂文也如此，《阿金》所以被禁止发表，鲁迅听说过，这同当局猜想影射第一夫人宋美龄有关。还有一种放大的影射，即是借古讽今，利用千百年专制历史的前后时段的相似性，顺利进入现实禁区。如说秦史、魏晋史和明清史，在鲁迅杂文中是比较突出的。讽刺这一手法，使鲁迅的杂文特别地富于生气，大大驱除了小说般的幽默，而处处充溢着短促而明亮的笑声。托马斯·曼说，讽刺的笑声，正是“人文主义铁匠店里铸造出来的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冯雪峰说鲁迅的杂文是诗和政论的结合，指出了诗意作为一个基本元素的存在，构成其他杂文家的作品所稀缺的品质。事实上，鲁迅杂文中的诗意表现不只限于政论，还有史论，以至对哲学文化内容的渗透。在杂文中出现的诗有两种：一种是语言形式上的，如《圣武》、《夏三虫》、《小杂感》、《无花的蔷薇之二》、《火》、《夜颂》、《半夏小集》等，凝炼、睿智，直接的启示或充满暗示。尼采的影响随处可见，直至最后说的“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仍然是尼采式的。还有一种表现是环绕涌流于字行中间的，那是作者的天生仁爱的外化，以非战斗的内涵契合于战斗，是一种人性化氛围，一种温